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②
周駿富輯

名山藏列傳(三)

(明)何喬遠輯

明文書局印行

wt 74/16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成化三十一

彭時 劉定之 劉珏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故英宗復辟召楊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爲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矣賢稱善聞上上悅門達陰軋賢於上上行罷賢中貴出語時時愕然爲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太監牛玉視時病入言其居陋上欲爲新會崩方上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雨泣也玉復命上亦爲隕淚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金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噤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本心詘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上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涼土達滿四反叅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建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
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圖賊
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
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
往耳今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顧不言時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
此安史復出也不者且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
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
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
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

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
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
百萬初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
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
崇節儉之規嚴掊剋之禁上是之復言景皇帝女年
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
請減去內府修齋愼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
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愼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
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
言君臣隔絕請面召內閣豫議機政時與商輅萬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卽往誑曰上見公
矣顧初奉泰交猶未通浹宣罄厥蘊尚俟再見及朝
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
官皂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
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減皂俸
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音顏色不
盡群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
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誑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
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閣老云時自是不復召見
第以封事聞而已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繇實爲不爽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爲皇莊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爲皇乞令戶部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陂數多皆爲勢家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乙歸不許時爲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

食不聞七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卽宴客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位贈太師諡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內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閭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

爲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
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
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
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泰竊欲出
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雨水陰之
盛也臣聞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
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
之寄者尤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
心術又陽爲中國陰爲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
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犯順今年雲南作寇誠宜督邊將修兵備至於降附
胡人處之京畿從來久遠多至千萬豺狼之性潛爲
盜竊不及今潛散其類移近南方則生聚愈多他日
之慮也今京官多不願爲府州縣者而府州縣官亦
自謂不得入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竊見唐宋以來
士夫多銜京秩任外事牧守互兼出入洵更以備公
卿通練有效矣臣願聖明略倣此制臣又見今令大
臣及五品以上薦舉官員誠爲慎選然舉人者其心
難公舉於人者其情難盡竊考唐制常叅官上任三
月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合

公論舉主賢者必爲善類遇有員缺選擇任用臣願
聖明亦畧倣此制至於守令牧養爲先今有專尚酷
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迂濶仁恕肆爲貪婪而以交
托得顯因此鄙賤廉特宜令風憲銓司詳加密考又
古者人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勵廉耻勸忠
孝也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輔弼大臣姑使起服
蓋需求之亟今海內安瀾材能不乏文臣遭喪不使
終制殊非教本臣又見近年以來民有出粟賑濟者
表爲義官斯亦饑年荒政顧非明時常法行之不已
若見朝廷吝惜官廩德不究於無告惠使出於有力

兼其間亦有誠非好義意在希恩假上人之寵光增
私家之聲勢宜准官員誥勅事例犯至某等者坐名
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
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下已
已之變定之爲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
盛今日者古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
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
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漠外委以與虜
者也至於晉宋旣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
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禦方張之敵

使劉曜石勒斂虐燄而不入梓宮韋后因講和而來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爲宜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